

洁身自爱

下

一个人的世界，多了一个人，
心就百转千回，再回不去当初。

因为爱，便成了执念，因为是你，便成了想念。
茫茫人海，终有一人与你牵手，至死方休。

未再
作品
WEIZAI WORKS

洁身自爱

下

*Fall
in Love*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洁身自爱 : 全2册 / 未再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830-6

I. ①洁… II. ①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7525号

书 名 洁身自爱 : 全2册

作 者 未 再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石 颖 王红依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姚 雪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340千字

印 张 32
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,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830-6

定 价 55.00元 (全二册)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第一章 你想要的我已失散 / 001

第二章 为你钟情，倾我至诚 / 026

第三章 软弱只会惹人感慨 / 042

第四章 风继续吹，不忍远离 / 061

第五章 示威怎逼到对方示爱 / 078

第六章 放弃全世界，也不愿放弃你 / 097



目录

第七章 我愿永世与你相依 / 113

第八章 目击一缸清水倒映爱人 / 142

第九章 还好，有你在身边 / 161

第十章 与你牵手，至死方休 / 178

第十一章 有你的陪伴，是我一生的守候 / 199

第十二章 倾我一生，伴你左右 / 221

尾声 不要忘记我们终会有人宠爱 / 240



*Fall
in Love*

第一章 你想要的我已失散

于直站在舞台上，看着台下静立不动的高洁。他今日的言行，将会在她的意料之外，但是在他的意料之中。他讲完他该讲的话，施施然步行下台，面带笑容向众宾客频频颌首致意，诚恳而亲切。

刚才讨论着今晚寿宴上这宗婚事的人们再度嘈嘈切切起来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正常正常，也许之前传的都是绯闻呢，倒是我们多操了八卦的心。”

“不是不是，我看到传闻里的新娘子了，她不就站在那儿吗？我在台湾的报纸上看到过她的样子。”

众人纷纷问是谁，消息灵通的那一位遥遥一指。

于直走下舞台以后，高洁仍旧站在大厅走廊中央。这时候舞台上已换了今年当红新偶像献艺演唱，激越的音乐响起，热情的光影回笼到正得势的人儿身上，灯光早已从高洁身上移走，她被笼罩在一片黑暗里。

高洁在这个时候看不见于直了，于直已经没人他的家族群中。世间天地，又只剩下她一个人，或者从来只剩下她一个人。就像现在，周围分明都是人声围绕着，但她不觉得那是人声，那激越的音乐分明是一浪更胜一浪的潮声，将她推倒，将她淹没。她握紧了双手，才感觉到手心里浮出一层冰凉的汗。

高洁渐渐有了些知觉，身体中有一种钝痛自深处明晰起来。是不久之前，于直在她身体上作用出来的，到现在，钝痛蔓延开来，是她沉入潮声底部唯一的知觉。

她不能停留在原地，她必须动一下，证明自己还有其他知觉。高洁缓缓移动，移动到一个可以避开人和人声的拐角，将自己藏入拐角的阴影里。

今天是她的结局，她知道。预料中的结局却有一个难堪到极点的局面。

高洁在拐角阴影里，抱紧自己的双臂，给予自己一股力量，不能在此刻跌倒失态。

于直就坐在祖母身边，和大堂哥于毅、二堂哥于铮将祖母众星拱月一样围

在正中间。

他听到于毅讨好地对祖母讲：“奶奶，这道秋葵做得不错，给您尝尝。”

他又听到邻桌的父亲对穆子昀讲：“不舒服的话早点回去休息吧？”

他听到祖母答：“就你嘴甜，尝过觉得好吃，就一定千方百计哄我跟你一起吃对吧？”他又听到穆子昀在答：“我没关系。来来来林总，我再敬您一杯。”

于直的听觉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扩张着，他的视觉也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扩张着。他看着高洁一步一步走进了宴会厅左首出口处出菜间的屏风后。

她没有失态，没有逃跑，而是仍然留在战场上。

于直端起面前的酒杯，一饮而尽，于毅叫起来：“阿弟，再来一杯。”

他们兄弟三人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碰杯，也向宾客们举杯，又是一阵欢呼。一浪一浪，像潮起的黄浦江，将落水的人没顶。

高洁抱着手臂，避让着进出送菜的服务员，眼睁睁看着宴会厅中的觥筹交错。

好心的领班上前询问：“小姐，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”

高洁说：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

话说出口才发现喉咙居然哑到发不出任何声音。领班也发现了，关怀道：“您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高洁清了清喉咙，终于将声音逼出来，又低又沉，根本不像自己的声音：“没有，不用了。我稍微站会儿。”

领班服务态度专业，不再打搅顾客的自由行动。

于是高洁的站立和等待一直没有被打搅，她站到宴会厅内宾主尽欢，宴席散场，人声渐歇。她耳畔的潮声也渐歇，沉入人海中的于直浮了出来，他笑着与宾客拥抱，笑得得意极了，连刚才站在舞台上时眼睛里头的冰冷也融化了。

高洁的腿脚已经站得僵硬了，她知道自己不能再这么站下去。她做的戏、她唱的曲，俱为身边人所洞穿。而那个人做的戏、唱的曲，她却一直未明。

她身体中的钝痛锥心而难解，全部的痛化成一股无法抑制的冲动。

高洁迈开了第一步，接着第二步就走得比第一步更容易了。她越过离于直最近的那张桌子时，从桌面上抓起一杯剩着半杯红酒的高脚酒杯。

她的耳边有个声音唤了一声“关止”。

关止是谁？高洁有些混乱地想，她的头脑是有点混乱的，但是心中清楚此刻自己的脚是不听自己话的，直直地朝着于直的方向疾步过去。他送的客已经离去，她要和他一对一照个面。

唤关止那人是徐斯，他看到高洁疾风一样从他身边掠过，拿起莫北面前没有动过的红酒，直冲于直而去，就心道不妙。高洁动作太快了，他来不及伸手，只能提醒离于直最近的关止。

关止同徐斯观察到了同样的不妥，他刚要伸手，就被身边的妻子拽住了胳膊。他的妻子用了很大的力气，阻止了他去管这件闲事。

他们都眼睁睁看着高洁拿着一杯红酒，旁若无人，甚至有些气势汹汹，疾风一样走到于直跟前，手一扬，红酒像一阵急雨一般朝于直兜头洒下去。

在高洁自暗处走出来，步伐越来越快开始，于直就在等着小白猫挠过来的一爪子。

那会是怎样的行动呢？她拿起了还盛着红酒的酒杯。好吧，那就来吧。

于直没有躲开高洁的迎面而来，就像他当初没有躲开小白猫的一爪子，那都是无伤大雅的。

在淋漓的红色液体扑面落下时，于直闭上了双目，任由它们自他的发滑落到他的面孔再滴落到他的白衬衫领子上。

应该是无伤大雅的，但真的接受这一爪子时，于直心头还是冒了一小股火焰。

高洁看着于直闭上眼睛，又睁开眼睛，眼睛里头有隐隐的怒意和冷冷的轻视。然后他的手伸过来，像手铐一样扣住她的手腕：“我们是该谈谈了。”

场内还有零零散散的宾客以及于家众人，他们全部看到了此刻的变故。但于直没有让他们有更多的窥视机会，他几乎是拖着高洁进入刚才祖母休息的那一间休息室。在关上休息室大门时，他重重将高洁甩开。

高洁一个踉跄，差一点摔倒在地板上。她勉强立定，却还是被愤怒乱了气息，咬一咬唇，才发觉自己竟然气极到无法发声。

于直锁好门，越过她身边，坐到了沙发主位上，自茶几上抽了两张餐巾纸，将发上脸上的红色酒渍抹去，将纸巾团入掌心，两手十指交叉握拳，轻轻松松

地放在自己的膝盖上，勾起了嘴角，淡定地望着她。

他慢悠悠地说：“高洁，这不就是你一直计划着的结局吗？你准备了什么结束陈词？”

这一刻的于直，和刚才舞台上的于直是一样的，冷淡而残酷，熟悉得不得了。高洁想起了她在热带雨林里领教过的——雨林里的百兽之王美洲虎，巡视自己的领地和自己的猎物时，就是于直此刻的姿态和眼神，笼罩在她头顶的巨大恐怖，瞬间灭掉了她的愤怒和气恼。

她的双腿又僵直了，被钉住一样动弹不得。她清清楚楚地听到刚才于直的问话，也清清楚楚地听到自己心脏急速跳动的声音，就像当时见到美洲虎一样，她的血液几乎是在逆流。说不清是愤怒还是害怕，还是有着其他的情绪，复杂到她浑身冰冷得仿似还沉在漩涡中央。

于直往后靠了靠，让自己的姿态更悠闲一点。

站在他对面的那个女人，持着倔强而矛盾的态度，露出倔强而矛盾的表情，仿佛想要和他同归于尽，又像害怕与他接近。

他有办法让她很快就不矛盾，然后立刻气馁。

于直松开手抚了抚脖颈：“穆子昀从你手上拿了百分之零点五的股权以后，打算卖给启腾集团。”

那个女人倔强的表情陡然松开一丝裂缝，本来就矛盾的心灵堡垒摇摇欲坠。

高洁的心头是被于直这句清清淡淡的话猛地一震。她的混乱原本是一股本能的冲动，让她做出本能的应激反应，于直的一句话就像一记冷枪，让她本能的情绪全部退散，脑海中一些原本模糊的意识就像拼图一样拼凑起来。她的身体抖了抖，连声音都附上了害怕：“什么？”

于直缓缓说道：“你的百分之零点五给了启腾以后，他们就是盛丰集团的控股方。”他冷笑，“穆子昀打算把我们家卖了。而你，高洁，你和她签的股权转让协议，在她打算的这笔买卖里，很重要。你明白了吗？”

拼图在高洁的脑海里缓慢又清晰地一块接一块合并在一起，拼出来的却是另一个更大的漩涡，恐怖，骇人，毫无预料，她早已经置身其中而不自知。

她的呼吸急促起来，极力发出声音，发出的声音却是在求证可怕的现实：

“你……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
于直又笑了笑，风流的嘴角微微勾起，将背后的真相重重落下：“大概是从阿里山就开始了吧。”

高洁好像被冻水冲刷，冰寒劈头淋下，战栗缓缓散开。

于直继续用高洁已经熟悉了几百遍的调情语调，把冷情的话讲出来：“你我双方还是合作得挺愉快的，各取所需，各得其所，我帮了你，你也帮了我。就当这是一场互利互惠的商务合作吧！最后这一场——”他顿了顿，心头那一点起源得莫名的怒火至今还未消除，这不应当，他的口气重了重，“本来你不就计划着吗？就是被我提前执行了。咱俩是互不亏欠。”

高洁脑中的拼图，已被轰然爆裂，目光渐渐模糊，老式酒店的陈旧色彩在她眼前跌跌撞撞，明明应该被固定的光线跟着摇摇晃晃，交织成一张棋盘——就像她被他们披上的衣裙。

那个男人——那个叫于直的男人，就坐在棋盘之外。她内心深藏的阴谋、一路孤身的图谋、逐日而生的愧疚，一切都被他窥透洞穿。她内心深藏的阴谋和欲望，早就被捕捉到这张棋盘上明晃晃地盛放，被对方假装入戏的姿态无情地调戏着。

可是，这样一个时刻，听完执子之人的陈述，那样巨大的黑幕以及她愚蠢到极点的行动，瞬间让她的愤怒连释放的立场都没有。高洁蓦地惶恐起来，面对审判，她无可辩驳。

于直看着又怔怔地站到光线中央的高洁，她脸上原本同归于尽一样的倔强尽数消失，而矛盾也渐渐明晰，取而代之的是流转着的难堪、悲愤、无奈等一言难尽的表情。

她泼他一杯红酒以后，他以为她可能会像高惠那样激动到歇斯底里，发作到可能令他无法招架。

谁知她如此平静，平静得近乎可怕。

于直原本打算在高洁开口前，不叙一言，但高洁一直无言地站立在他对面，沉默得他好生难耐，于是他破规补了一句：“高洁？你刚才不是还想说些什么吗？”

高洁也想说些什么，张一张口，才开一道情绪口子，震惊冤屈羞怒愤慨愧

疾自惭种种痛楚叩门一样袭击过来，痛到她又不能正常发声。

自典礼开幕，她一直在失语状态，在整个棋盘上，她也一直失语、盲目，差一点祸及他人，包括眼前这个，既熟悉，又陌生的男人。

于直眼里的高洁将微张的口闭上，如他所愿地塌陷了堡垒。

高洁的双肩跟着塌陷，她的嘴唇都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，她用最后一点力气摇了摇头，将手指上的戒指除下，扔在了面前的地毯上，戒指在地毯上一路滚动，一直到于直脚下。

于直看着脚边的戒指——以水沫玉装饰的犬眼、以缟玛瑙点缀的犬鼻、以钻石铺镶出的斑斓犬身，都是以最华丽的外表包裹的谎言。

高洁痛苦地动一动山石落根般的双腿。这是不应该再停留的现场，兵败如高山倾倒，渺小的自己，愚昧的自己，已不能现世。念及此，她终于积聚出一股力量，让她得以拔腿，继而转身，愈走愈快，快到几乎是飞奔到门前，扭开门，踉跄扑倒，又挣扎爬起。

这些动作都落到于直眼内，甚至在高洁跌倒在门前的那一刻，他不由自主地站起来，但也只是站着，没有让自己更向前一步，而是看着高洁又扶着门框爬起来，风中弱枝一样踉踉跄跄地消失在他的视线里。

于直俯身捡起戒指。

这出折子戏终是落幕。

他将戒指放入口袋中，在原地站立了一小会儿，从容不迫地走出门，顺手将休息室大门关上，就像亲手落下这出戏的帷幕一样。

他在门外看到了高惠，高惠的那张脸和高洁差不多惨白，她离他差不多五米远，并不走近。

于直笑着打了个招呼：“惠惠，你好。”

高惠又往后退了两步，她的表情是有些惶恐的：“于直，你太可怕了！”

于直仍是笑着：“惠惠，你在说什么呢？”

“于直，我今天过来并不是因为认了输，而是不想输掉姿态。但是来了以后，发现这一切简直……简直不是我能理解的。你太可怕了！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和我分手，和今晚的一切有没有关系？你是不是把我们家都——”高惠问到再也问不下去。

于直说：“你想看的，都看到了。就是你看到的这样。”

高洁猛地摇摇头：“算了，我不想知道为什么了，算高洁活该，也算我活该。我不想让我自己更活该。我……我走了。”她转过头，像是怕被真相追赶一样匆匆逃离现场。

于直仍是不疾不徐，漫步走入已经散场的大厅。

于毅得意扬扬地迎过来：“善后善好了？”他拍着于直的肩膀，“走，喝一杯去。”

于直摆手，他看到了正在协助林雪的助理管理收尾事务的秘书，把她叫到跟前，嘱咐了一些事宜。

于毅笑道：“奶奶是善心人，给穆子昀和她外甥女的补偿太厚道了。”

于直遣走秘书，对于毅说：“穆子昀这员大将，奶奶可是给了你。”

于毅说：“好嘛！烫手山芋嘛！”

于直笑了笑，对于毅耳语道：“也不算烫手，回头你好好把她以前和电视台往来的账务仔细查查。”

于毅心领神会，给于直比了个大拇指：“喝酒去。”

于直还是在偌大的大厅里头立了会儿，走出宴会厅大门前又回望一眼繁华落尽的宴会厅，戏台上每一样残迹都被收拾干净，明天又会重启大门，开始新一轮的繁华大戏。

他跟着于毅走出这剧院一样的百年大楼，外面只有零星的路人，没有了高洁的踪迹。他想，他不能再想她了。

高洁是在五分钟之后，自剧院一样的百年大楼破门而出，在风中一路狂奔，撞倒一位路人而不知要道歉，她更不知自己想要奔向何方。

一种痛蔓延开来，如尖利针锥刺进心脏深处，如厚重铁锤敲击在脑门之上，痛得轰轰烈烈、沉沉实实、不分南北。

她依旧处在她的原点，浑浑噩噩地上足发条，既无前路亦无出路地兜转。一直就这样兜转。

高洁不知跑了多久，直到筋疲力尽，忽地踢到一块硬块，才重重摔倒在地上，耳畔只听得沉沉江水流动和呼呼秋风吹拂。四周暗黑无人，只有江水两岸

的民宅闪着冷冷的灯光，一星两点，是她眼前冒出的金星。她昏沉而茫然，仿佛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不知今宵去何方。

有戴臂章的夜巡人路过，好心过来搀扶她：“这个姑娘怎么回事？生病了？要去医院吗？”

高洁推拒着：“不。”

她被陌生人扶起来，才觉出身上的冷。

“快回家吧？现在没有地铁了，前面可以叫到出租车。”

她在好心人的指引下，走上被路灯照亮的笔直大道，车站停着暖黄色的出租车，她糊里糊涂钻进其中一辆。

司机问她：“小姐，去哪里？”

高洁下意识报了个地址，司机踩下油门，汽车启动把她的意识也启动，她慌乱地道：“不对，不是这里。”

司机好脾气地问：“那么是哪里？”

是哪里呢？她去哪里呢？她刚才报出的怎么是于直公寓的地址呢？那也是棋盘上的格子，陷她进去的格子。

她小声地无奈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司机没了耐心：“小姐啊，你别跟我们这种做通宵生意的开玩笑，不用车就下去吧！”

可是车内温暖，高洁不愿离开，她扒住座椅：“去常德公寓。”她终于想出她唯一可去的地方。

这里离常德公寓并不太远，也就十几分钟路程，很快抵达。高洁付钱下车，一路跌撞走到“清净的慧眼”工作室门前，往衣兜里摸钥匙，才发现这件被别人披上的衣服，一点伪装和庇护都不给她，没有衣兜更没有钥匙。

高洁敲了敲门，很快有人开门，里面透出一线光亮，高洁支撑自己的力量已经透支，瘫软乏力地倒头就栽了下去。

她浮浮沉沉地睡着，不知今夕是何夕，时不时不安稳地抽搐一下。睡时无梦，醒时也不觉已醒。等到有人伸手抚摸她的额头，她就不得不醒过来。

站在床边的裴霈关心地问：“高姐姐，你有点发烧，要不要去医院？”

高洁迷迷糊糊地先摇头，然后目光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相触，被一暖，终

是再度回归现实。

裴霏提醒道：“我做了点粥，端给你吧？”

高洁没有气力让自己说出“不”，也不想拂了小姑娘的好意，虚弱地点点头。

裴霏熬的粥香糯可口，温软香甜。高洁喝了一口，接着就喝下一碗，望着碗底，看到了穷尽的局面。

一切都已经结束。她已滚落下阵，态度糊涂，姿势难堪，毫无值得同情之处，而且——结局和她的预想是一致的。高洁狠狠地咬着唇，心中痛悔到极点，却落不出一滴泪，也讲不出一句话。难看的创伤，深刻的耻痛，屈辱的懊悔，不可与人言的倔强，她强撑着让自己坐着，积攒着气力，可是又迷惘得好像什么都积攒不了。

就在迷惘时刻，裴霏又来敲门，在外面轻轻唤道：“高姐姐。”随后推门走进来，神情古怪为难，向高洁伸出双手，左手手心里一串钥匙，右手递来一封信笺和高洁昨日遗留在宴会厅现场的手包。她说道，“刚才有位‘路客传媒’的陈小姐来给你送包，留下了这串钥匙和这封信。”

高洁把信和包接过来，打开信笺，信是打印出来的，非常公式化的通知文字，告知她可在下周某日至某某律师事务所签署房产过户协议，自己的联系方式是多少多少，房产就是静安寺后头的那间公寓——这就是她在这场赌局里唯一的获得凭证了。

于直何尝将她放在眼里过？真是一场虚情假意、虚与委蛇的折子戏。但高洁心内的痛麻痹着她的身体，她轻轻合上这页纸，就像放下了折子戏的幕布。

然后，她的声音就能发出来了，她攒了力气对裴霏说：“裴霏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。”

裴霏立刻说：“当然可以。”

高洁说：“这张纸上有个地址，这串钥匙就是房门钥匙，能不能帮我把房间里所有女性日用品和衣服拿过来？壁橱里有两个行李箱，都是我的，只需要整理这个季节的衣服和内衣就可以了。”

裴霏真是灵透的姑娘，笑吟吟地过来抱抱高洁的肩膀：“高姐姐，欢迎你当我的室友，我一个人晚上住老房子真有点害怕。”

高洁柔弱地靠在裴霏的肩头，放松了自己。没有想过漩涡过后还能得到至

大至诚的安慰和好意。

一切都结束了，是的，她一夜之间就失去之前二十多年自她头顶灌入的、扭紧她血肉的发条，心中的那根弦也跟着断了，她望见了自我的愚蠢和蒙昧，并且因此摔得粉身碎骨。然后她回到了这里——“清静的慧眼”，是母亲给予她的最初，也是母亲的遗志。

在这里，她要拾取她碎落的遗骨，重新拼凑出一个自己。高洁心中有个小小的声音在提醒。

裴需将小卧室的窗帘拉开，室外阳光金子一样洒落进来，公平地普照大地，也普照着她。裴需笑着说：“晒晒太阳养养钙，一切都会好的，太阳每天照样升起，生活每天都要重新开始。”

裴需没有问她缘故，却给予她最好的照顾。高洁有一点点感激涕零，她再不翻身下床，就太对不住她的好意了。

高洁洗漱的时候，裴需去了公寓取高洁的行李，她动作很快捷，不过两个多小时就回来了，她请了出租车司机帮助她将两只行李箱和四个大袋子提进门，她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把所有的女性用品都拿来了，还有你所有的衣服。”

高洁打开行李箱，裴需手脚灵巧，在有限的空间里，将她全部的用品都装了进来，包括她自己的，包括于直给她买的——也没有关系了，她和于直的这一段切皮切不了肉，实打满算是交割不清楚的。

但从今往后，于直也再无工夫将她放进眼内，她告诉自己，戏已落幕，盈亏自负。

她将唯属于自己的这些物件一一收拾进“清静的慧眼”，她将自己的心也收拾进“清静的慧眼”。

高洁一直没有和于直的秘书陈品臻联系房产过户的事，令陈品臻颇为为难，她向于直汇报完公事，便将这桩事情一并汇报。

于直正在签署言楷提交的“创意广告大赛”的媒体预算报告，听完陈品臻的汇报，把目光停在报告的最末行签名栏。

阿里山后，几乎高洁全部的行动都在他的意料之内，包括最后结算的无所行动。她在想什么呢？他不能再想了，他不应当继续纠缠在这桩旧事中。

于直对陈品臻说：“事不急，你等她联系你。”

陈品臻对于直的指令从来都会顾及得面面俱全，滴水不漏，她多问了一句：“如果高小姐一直不联系我呢？”

这也在于直的意料之中，他说：“等她联系你了，你再汇报我。”

陈品臻觉出老板的不耐烦，不再多问，即刻告退。

于直是非常不耐烦，但他不自觉，一直到秘书有点噤若寒蝉地告退，他才恍觉，然后扯了扯领带。

那一夜折子戏落幕后，已经桥归桥路归路，包括他和高洁，也包括他和局中众亲。

父亲在宴会次日就拿了行李箱，自大宅外出长期旅行，要他在亲侄手底下被任意差遣，这是万万不可能的。于铮得祖母令，定不会让享福半世的于光华再适意快活而毫无贡献。于是于光华暂时告退，告退前朝于直冷笑：“你比你老子我狠得多。”

至于他的半世搭档穆子昀，果如于直所料，神色如常地去于光耀和于毅父子跟前报到，大半世商界戎马生涯，早练就她泰山崩于前而不动于色，他们的仗还没完全结束。

祖母林雪次日就找来合作多年的邱律师，姜是老的辣，祖母拿出所有人都不知的私房财产增加注资，将众人的股权稀释。

这一回于直和于毅均无异议，也无立场提出异议。林雪在注资前，已同他俩和于铮开会，用长辈劝慰的口吻开诚布公讲道：“这是我最后一点私房本，我连同我一世的身家都和‘盛丰’融为一体了，肉骨不分。从今往后，谁都不要打着连同外人分我骨肉的主意。但我也尊重你们的意见，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，我管不了你们几年了。就看这一年，你们各自业务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，明年就启动 IPO。我老人家绝不食言。”

于毅会后打个响指：“感觉套在脖子上的绳索松了啊，各自业务同比增长，这条没有标准的标准简直太好办了。”

祖母给予的条件指代不明，于直颇有疑虑，但未同于毅直言。林雪私下同他叹息：“阿直，以后做事要缓和，不要逼别人也不要逼自己，奶奶是管不了你多少时间了。”